

无名草

个体文化户报告文学选

鄯阳地区文化局编



无 名 草

鄭 陽 地 區 文 化 局

前 言

鄖阳，位于武当山麓，汉水之滨。这里有壮丽的名山古刹；神奇险峻的神农群峰；雄伟壮观的丹江口水电站，将滚滚而来的汉水拦腰斩断；起伏延绵的秦岭巴山余脉将鄖阳布置得如画中田园。居住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民，世代辛劳，用自己的才智创造出灿烂文化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拂了大地，鄖阳山区发生了巨大变化。随着时代步伐，个体文化户应运而生。他们捧出累累山珍，装点出山区人民的生活美景；献出涔涔汗水，浇灌着群众文化之花，把欢乐献给山区人民。他们活跃在城镇乡村，用自己辛勤劳动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，促进了“两个文明”建设，成为国家、集体兴办的农村文化事业的必要补

充力量。文化户的兴起是新时期的一个创举，她开辟了群众文化工作深入发展的新途径，是新时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好形式。他们是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者，文化活动的生力军。她们那种孜孜不懈的追求精神可歌可泣。

在鄢阳地委宣传部的关怀下，我们编写了这本《无名草》，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收录了九个个体文化户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事迹。她只是我区众多个体文化户的缩影。不求文字之精美，但求内容之翔实，以再现她们的精神风貌。

鉴于我们水平所限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無名小牝通天涯送暖春風
到茅家水笑山歡人更樂農村
文化發新花

贊農村文化專出戶一

為無名草專集而作

冷冰

目 录

前言.....	编 者
“逛大条”纪事.....	芦 笛 (1)
他们的影子在歌唱.....	王 萌 (18)
凉水井的欢乐.....	刘书平 (34)
山乡吹鼓手.....	朱道琼 (48)
路, 在他脚下延伸.....	宋海涛 (59)
追求.....	李 华 (76)
曝光.....	丁 杰 (88)
青山绿水入画来	
.....	胡元斌 余策星 (95)
张太公船歌小记	心 鸣 (107)

“逛大条”纪事

芦笛

一九八五年二月。洪山礼堂。

将要受到湖北省政府嘉奖的专业户代表，戴着鲜红的代表证，依次进入会场。不久前，他们有的还是“盲流”、“暴发户”、“投机倒把分子”，有的刚刚迈出监狱之门……

历史的演变就这么富有戏剧性。

来自鄂西北房县的张华田，比前后的代表高出一个头。脸庞的线条是雕刻过的效果，清癯、棱角分明。眼不大，炯炯有神，透着睿智和机警。找到座位，拍拍裤上的灰，轻轻地挨上去，蓦地又站起来！他觉得坐在富丽堂皇大厅里的应是另外一些人，他的屁股只配坐烂草堆、田埂子，只配坐受审椅，只配被人用脚踢、踹。几十年来，有多少艰难、羞辱，有多少喜悦、幸福？他都没有泪。逆境太绵长了，熬干他的泪；顺境又太短暂了，短到连泪都没流

出来。然而今天，挂满旗帜的主席台模糊了，他有时间细细品尝今日座上宾的甘甜，昔日阶下囚的辛酸，大滴大滴的泪流下来，也流出了真挚的情感……

“逛大条”游街

青峰镇的夜晚，太幽静了。偶有几声狗叫，便有更多的狗遥相呼应。大概它们也耐不住长夜的空泛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在水沟里随便荡荡脚，便端起苦辣苦辣的酒“吱溜”几口，喝完了便捶儿子、骂老婆，打骂完了便扳倒身子呼呼睡去。一代一代就这么过。

一九八五年元宵，人们用蒿草做的火把，一下子点燃青峰镇的青春活力。父老乡亲，从几里、十几里外涌进小小的山镇。张华田从省里回来，心潮奔涌，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兴奋之中，渴望乡亲们分享这浓浓的幸福感。青峰区委们，奋臂呼吁八方支援，筹集到两千元的资金，组织三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灯会。山镇群众文化的“黄金时代”发端了！

灯会上出现了制作精巧的走马灯、金瓜灯、莲花灯，还有彩船、狮子舞、花棍舞、蚌壳

舞……从没出过沟口的老爷子老奶奶在笑，那些捶儿子、骂老婆的当家人在笑！火树银花的青峰镇给了他们一个无穷乐趣的良宵。

灯会结束，张华田取出私人存款两百元，奖励那些玩狮子的小伙和划旱船的姑娘。他又一次流下热泪：我这个逛太条，多年遭人白眼，今天居然和区领导一起站在庄严的授奖台上，受到这么多人的注目。时代竟如此厚爱一个被冷落被歧视的人！两百块不是谁敲他的竹杠，也没人逼他捐献赞助，他心甘情愿！为青峰的父老乡亲，花的再多也值得。然而，他也曾为八毛钱付出过亵渎人格的沉重代价呀！

一九七五年，他领到一张废纸片似的高中毕业证回家，象统计表柱标似的六个弟弟，问他要吃的。他只有十八岁，肩膀太嫩，挑不起这付重担。这些吞铁也能消化的孩子，分的粮不够塞牙缝。为了买黑市粮，他偷着去扛盐包粮包。汗水把骨头都泡酥了，才能到粮店或供销社会计那里领八毛钱。八毛钱够买啥？顾上吃的顾不上用的。很快，钱又回到了会计们那里，只是上面多了层泪迹和汗痕，记载着密密麻麻的辛酸！

八毛，就这八毛的进项，很快被大队领导发现，宣布为“新动向”，及时取缔。他愁得成天揪发根子，灰暗的眼睛无可奈何地瞅着生病的两老和饿瘪肚子的弟弟们。供销社有个人看他可怜，从油罐里舀了一钵油给他。他心头一阵热，两膝盖就要往地上跪。那人挥挥手说：“快走吧！”他晓得不是动感情的时候，双手捧着油匆匆的跑。俗话说：“绳子偏打细处断”。不早不晚，不前不后，出门便遇到公社特派员。他吓楞了眼，差点油钵掉在地上。

特派员一声吆喝：“敲锣、游街！”

他敲着锣，黑牌子敲打着骨突干瘦的前胸。毒日头下，一阵阵昏眩！八毛、一钵油、张开的嘴巴……不断撞击着他的心扉！

人们围着他，从耍猴般的游街中找到一饱眼福的满足。从此，人们提到张华田，象驴屎被塞进嘴里。他们找到“逛大街”这个合适的代名词。镇上大小出点什么事，张华田少不了成了个怀疑对象、嫌疑犯。他在镇上搞得已无地自容。跑到神农架林区卖了一段苦力，牙缝里省下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和一块手表，本想用这点劳动所得，回来也能显耀显耀，没想到

却惹了一场祸事。一夜之间成了“流窜犯”，被关进了收容所。就这样捉了放，放了捉，……他身高又是一米八五，运动员的身材；人格被玷污，灵魂被折磨，他就到处鸡鸣狗盗，偷拿点吃的，聊补无米之炊。在游魂般乱窜中寻求解脱。“逛大条”，再形象不过的浑号，是那个时代的馈赠。青峰镇只知其有“逛大条”，而不知其有张华田了。

“逛大条”发迹

“时势造英雄”。“逛大条”还是他“逛大条”，时代赋予了新的涵义。农村放宽搞活的经济政策，被人断定不成器的逛大条，却要叫人们刮目相看了。他成了青峰镇第一个个体文化户后，人们这样说：“搞文化致富，心眼实不行。还得有逛大条那个‘泡劲’。”

张华田游过街、被捣过脊梁骨、蹲过班房、扭曲过形象，要洗刷污垢，他要得到比富裕更多的东西，即用钱买不到的人格和尊严。

开始他以修表为业赚了钱，再不为温饱犯愁。但他发现和乡亲们距离没有缩短。穷光蛋和万元户，人们的眼光几乎都是鄙视的、敬而

远之的。有一件事，促他猛省：人生在世，不能一味索取，还得给予，为其它人做点事。世界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活着。

有个妇女赶了八十里地来到他新开的照相馆拍登记照。天晚了，她还得往回赶。张华田说：“你给我留下地址，我给你办好营业执照，请人带去，省得你来回跑耽误功夫”。人家感激不尽。晚上冲洗时，发现底片漏光，咋办？也许是返真归朴？也许是正义感冲动？第二天决然歇了生意，背上相机，翻山越岭，上门给人家补照。那妇女泪直往下滴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快莫说道歉的话，同志，你是天良人，大好人啊！”端来一碗甜米酒，好歹也要他喝下去。逛大条看到人之间还有真情，骤感到世界的美好和天空的高远，看到自己的价值。

事情就这么平凡，但久久燎绕心头，难以忘怀。他发现来照相的大都是来去匆匆的远道乡亲，所以照相时一般拍两次，搞“双保险”，在经营中求信誉。房县县政府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，极为推崇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专门做了调查，通报表扬。一九八

四年至一九八五年仅一年时间，他共补拍照片八十张，登门照相二百人次，送照片上门一千六百张。

他看到有些青年捏紧裤带，也要买《麻衣相书》、《花儿与性格》之类的油印书，也要买术士们的谎言，心里很不是味儿。决心为青峰的群众文化做点事。张华田和爱人张桂兰商量，卖掉一口肥猪，添置一部人象外拍机去走乡串户。又与人合资，承办一座电影院。自筹资金四千元，贷款八千元，购置电视录像设备和22寸彩电两台。又买一部“嘉陵”摩托。哪家有红白喜事，随叫随到，为生活增光添彩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共放了一千三百场录像，接待观众二十万人次。一九八四年，实现总收入二万七千多元，获利八千元。拿过锣槌的手捧着县劳模的奖状、地区和省专业户表彰会的奖品，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走在他曾挂黑牌游过的青峰镇的大街上。他以文化发迹，文化给他沉甸甸的回报！

“逛大条”办站

张华田的活动室门前，挂起“青峰区中心

文化站”的牌子，在青峰镇又一次掀起层层涟漪。人们议论开了，“张华田钱多发愁了，揽了个破磁器”。“文化站是付泻药，再肥的张华田也给他泻得瘦”。有的还找到本人劝解：

“你莫人牵着不走，鬼牵着直跑，图虚热闹穷操心。”对这些善意的警示，他付之一笑。他自信还不是山里人说的那种“苕货”。他有他的追求，他有更美好的憧憬，他想得更远，远到一般人无法理解。

十几年了，文化站被倒腾的够苦了，他接受了一点可怜的家产：几十本书、几付象棋、几张桌子……文化站由集体兴办、个体承包，焕发了勃勃生机。经过一番努力，照相、游艺、录相放映、文化用品销售、球类、钟表修理等活动初具规模。有油水时，逛大条是挤不进去的，文化站倒运时，张华田却进来了。

青峰文化站建立时，多少人拼命往里钻呀！一个工日一两毛钱的农民，文化站是个多么理想的清闲所在，吃省心饭的去处啊！张华田也梦想过到文化站，但也清楚“逛大条”有几斤几两。农村经济政策放宽，好多人富了，神气了，这下苦了“清水衙门”文化站。那个挤

进文化站的人痛心疾首，递上一份“辞职书”，不干了！这下完了，只有大傻瓜才会拣这个亏吃。张华田看到文化站内报刊杂志没烂纸多，书没有灰尘多，人没老鼠多的惨败景象，心里翻腾开了！青峰农民一九八〇年人平收入112元，一九八四年达到286元，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，最需要文化生活时文化站却没有了，惨淡经营起来的乡剧团也垮了！这副担子我不挑，无颜见江东父老！

风声传出，个别领导不禁哑然失笑，“逛大条承包文化站，国际玩笑。文化站空着就空着，空着也不让‘逛大条’干”！……这些话象阵冷风，吹得张华田心都凉了。

一九八四年设区建乡，来了个年轻的区委书记吴开轩。风度潇洒，踌躇满志。他兼职县摄影协会副理事长，爱好翰墨丹青。张华田承包文化站的想法死灰复燃。毅然找到这个对文化站有感情书记。两人一见如故，三句话没完，便有相见恨晚之叹。张华田搜肠刮肚，谈了生活的艰辛，流浪的苦难，也谈了办站的希望和文化的钟情。书记感动了，两眼闪动着泪光：“你是个好同志，想法好，很实际，我支

持！”“好同志”，这是领导经常用于评价同志的一般用语。但用在逛大条身上，那是对过去的总结，是他命运的转折的信号啊！可谓字字千钧，震聋发聩！张华田紧紧握住年轻书记的手，久久不愿松开！

区委会上讨论张华田承包文化站的问题，吴书记一锤定音：“张华田是能人，能人不是完人，因为谁也不是完人！”

“士为知己者死”。信任的力量，使他简直不知疲倦。人世间大概没有什么能比赤诚相见更能鼓舞人了。文化站活动增多，他又没长三头六臂，他得象齿轮般地不停转动。午夜一、两点，钢筋铮铮的汉子一滩泥似的摊在床上。他没有怨言，累得畅快，累得舒心。与其说累，还不如说是一种享受！他有一个知心的领导，他的文化站变成了一块磁铁，每天吸引了一千多人，有了这些，他满足了！

“逛大条”的知音

有些人想白看录像没让进，想不掏钱照相没给照，就动用一切手段给张华田难堪。录像放半截，停电；照片正冲洗，停电！这电

停的也怪，唯此一家，四处光明。他待客买付猪肝，别人买，两块；张华田买，七块！不说好话还不卖。……这件件恼人事，偷偷嚼碎，咽在肚里！

吴开轩同志上门来，要和他一起去看看青峰镇委给张华田划的办“文化站”的基地。吴书记边走边说：“在人们的陈旧观念还没有真正改变时，专业户承包文化站是很不容易的。你要看到区、镇委是支持你的，放手干你的！”一句话说的张华田暖融融的。

“华田，你准备在这里先建啥？”吴书记指着那一片空旷的土地问。

“先把灯光球场搞起来！”他乐滋滋地说。

说起张华田爱篮球，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呢！那是张华田回乡不久，“逛大条”臭名昭彰，人都躲着他。他就和篮球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有次公社刘书记进城开会，休息时上球场看球。一个高个儿运动员，球衣球裤，别致鲜亮，技术全面，颇有大将风度。观众发疯般地为他鼓掌。刘书记边鼓掌边想：“哪的运动员？好技术。”球赛结束，这个受观众厚爱的